

讓愛相逢的一刻

1995
風在吟唱

關於愛的細語

自我們相識那天起……

岳凝

塑·情·高·手

都會小說1995大贈獎·活動詳情請看封面裏

都會小說 S A 23

讓愛相逢的一刻



岳凝○著



希代書版集團

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 發行

讓愛相逢的一刻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讓愛相逢的一刻／岳凝著。——第1版。——臺北市：好鄰居出版；知遠總經銷，1995[民84]面；公分。——（都會小說；SA23）

ISBN 957-8885-44-X(平裝)

857.7

83012328

作 者	岳 凝
發 行 人	朱 凱 書 畫 社
責 任 編 輯	張 嘉 芳
校 對	林 吉 莉 · 蘇 士 尹 · 朱 兆 吉
出 版 者	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
聯 絡 地 址	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電 話	7911197 · 7918621
傳 真	7955824
電 郵	營業部／發行部
總 電 話	7955825
排 版	伊甸專業電腦排版
電 話	（02）7634465
傳 真	（02）7624575
1995年1月第1版第1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981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李永然律師、蕭雄淋律師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57-8885-44-X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包含繁體字、簡體字。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均不得擅自重製、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否則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都

會

小

說

心

之

語

跌跌撞撞，

人生路似乎就這麼走來了；

愛怨嗔癡，

情之途是否也是這樣的？

喚起靈魂的感動

——出版緣起

蘇士尹

前幾天慕名去看了齣法國片《日出時讓悲傷終結》，看片中那位老作曲家爲愛、爲音樂所苦，不擅表達的他，只能藉著一把大提琴，傾訴對亡妻的思想，譜出他所謂可以喚起靈魂的樂音——「墓之悲歌」、「淚曲」。

最令人感動的是，當作曲家拉出「墓之悲歌」、「淚曲」時，眼中盛滿的悲愁及愛意，使人覺得他之所以能喚出愛妻的靈魂，不在於音樂，而在於他一顆思念的心。

※ ※ ※

世上流傳的許多多故事，其感人的原因，或許就是它能投射出我們的心聲吧！而在以前那個君王時

一向喜歡看電影、讀小說，將世間所有感人、發人深省的至情至性的故事收爲已有，於夜深人靜時，閉上眼一一回味。

代裏，存在著許多無限的發展空間，但同時保守的社會也給我們披上更多的約束，在那樣的時空下，女性想追求自主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香檳酒、水晶燈、貴族、華服、宮廷舞，十八世紀的英國，兩個桀驁不馴的異姓氏姊妹花，奉令下嫁兩名上流社會最有價值、卻又神祕無比的黃金單身漢。她們不願那麼輕易服輸，但是愛情是來得沒有道理的。

就讓我們啜上香飲，聽著古典音樂，隨筆者的生花妙筆，跟著故事主角的喜怒哀樂，投入另一個世紀的感動，看他們是如何贏得那份屬於自己、一生一世無悔的至愛。

黑髮的蘭頓公爵有一股教人心醉神迷的吸引力，

除了他那雙湛藍深邃的眼睛像大海般令人沉醉，
他美好的輪廓和剛毅的下頷也形成了令人讚美的組合；
而他談笑舉止間散發的成熟穩重和風流不羈更令人心蕩神馳。

此刻他是個翩翩君子，

而下一刻他可能就成了掛著海盜微笑的浪子了！





1

西元一七一七年 倫敦

這是一個恣意狂歡的華麗夜晚。

在杜朵夫人的豪華宅邸裏，華爾滋的悠揚旋律和代表著上流社會身分的衣香鬢影，在香檳美酒的觥籌交錯中盡情地歡度每一分每一秒。像這樣的大型宴會，即使在倫敦繁忙的社交季中也不常有。

杜朵夫人在上流圈子裏是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除了她廣闊的人脈和龐大的家產人人望塵莫及之外，她還是當今女王陛下的密友兼親信，所以沒有人膽敢小覬她在宮中的影響力；不過她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重視及尊敬，並不全是因為這

些因素。杜朵夫人的品德和为人没有任何可议之处，所以她的德高望重也是任何人所不及的。虽然她已年届五十，从外表看来，却仍是风韵犹存，让人猜不出她的實際年齡。

今天的舞会是今年伦敦社交季的序幕，隆重盛大自然不在话下。尤其杜朵夫人还想让自己游玩已久的兒子藉此機會安定下來；簡單地說，就是想替兒子物色出身教養良好的貴族小姐，省得她三天兩頭操心這擔心那的。至於她那個兒子聽不聽她的话，還是一個未知數，但是杜朵夫人深信，幾乎所有的名媛淑女都不會錯過今天的盛会；尤其是當有消息傳說女王陛下將親臨今天的盛会時，杜朵夫人發出的邀请函更是水漲船高，成爲熱門的搶手貨。

雖然杜朵夫人自己也不知道女王大駕光臨的真正原因，但光是這項消息就爲她帶來旁人羨慕又嫉妒的眼光，而且也提高了她的地位，所以她也樂得擔起女主人的責任，雖然她猜想事情可能跟政治和地下祕密活動脫不了關係，但猜測畢竟只是猜测，有時候就算是女王的密友，也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洛桑提公爵到！」

負責通報的門房可是鼓足了勇氣，才發出自以爲很響亮的聲音；因爲在一分鐘之前他才被人威脅著生命。根據洛桑提公爵的說法，要是他不爲他通報的話，那他

腰間隱約一現的手槍可是不長眼睛的，而洛桑提公爵的威嚴更令人對他的冷酷深信不疑，所以門房識相地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洛桑提公爵並沒有杜朵夫人的邀請函。

而這個通報聲所引起的騷動可是非比尋常，所有原本正在交談的人，一時間噤若寒蟬，連仕女們搖動著的絲扇子也全都停了下來，因為她們的眼睛全部黏在剛進門的洛桑提公爵身上，一刻也不能移開，哪怕只是一眨眼的工夫。而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夫人們，以及陪伴女兒出席的貴婦們一個個開始緊張起來；她們先是倒抽一口氣，接著則用迫切的眼光搜尋著年輕小姐們的踪跡，深怕一個不小心她們就會主動跑到洛桑提公爵面前獻殷勤，因為眼前這位公爵的魅力向來是無人能夠免疫的。先撇開他的頭銜不說，單單是他那英俊的外表就足以吸引任何女子，無人能出其右——當然，蘭頓公爵是個例外，一個絕無僅有的例外。

他們倆是倫敦社交圈的寵兒，同時也是令人害怕的煞星；所有的未婚女子都在打他們兩個人的主意，急著做公爵夫人。如果說只是萬貫家財和崇高的地位吸引了她們，那倒也不盡然，因為即使他們是身無分文的窮光蛋，又失去了爵位，仍然有不少人會願意倒貼的。因為他們倆俊俏的臉蛋和強健結實的體魄，有著令人難以抗拒的吸引力，而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被視為煞星的原因。只要做父母的一個不留神，

寶貝女兒的名譽可能就要毀於一旦了。

艾倫·洛桑提從進門到現在，還沒和任何人說過一句話，他只是執起杜朵夫人的手，禮貌地在手背上親吻了一下，然後就隱蔽在陽台的夜色裏。現在女士們又恢復了先前的談話，不過話題全變了——她們談論著洛桑提公爵栗色的鬈髮有多光亮，深邃的棕眸具有多麼巨大的磁力，還有他那稜線分明的鼻子和抿成一線的唇——要是他常笑一些就更完美了，只可惜他並不常那麼做。他身上華貴的墨綠色鑲金邊的天鵝絨禮服和袖口、領巾上的鑽鉗，也成了眾人談話的焦點，直到門房微弱的聲音再度響起。

「蘭頓公爵——」門房的話還沒說完，就聽到蘭頓公爵狂放的笑聲。

「哈！哈！哈！」他大笑地走向杜朵夫人，優雅地握住她的手。「夫人您好！收到您的邀請函是我畢生的榮幸。」說完，在眾目睽睽之下擁抱了杜朵夫人。

一時之間，驚呼聲不絕於耳，杜朵夫人從臉紅到脖子，不過仍然沒有揭穿坎恩·蘭頓的謊言——

他根本沒有收到邀請函。

坎恩·蘭頓的名字和艾倫·洛桑提的名字一樣，都不在她所列的賓客名單上。原因很簡單，因為如果邀請了他們兩個人來參加舞會，無疑地會成為兒子的最大情

敵，全倫敦最有魅力、最英俊不凡的兩位公爵齊聚她的宴會，那奈德的成功機率大概接近於「零」了。但話說回來，她並不討厭這兩位不請自來的年輕人。

黑髮的蘭頓公爵有一股教人心醉神迷的吸引力，除了他那雙湛藍深邃的眼睛像大海般令人沉醉，他美好的輪廓和剛毅的下顎也形成了令人讚美的組合；而他談笑舉止間散發的成熟穩重和風流不羈更令人心蕩神馳。此刻他是個翩翩君子，而下一刻他可能就成了掛著海盜微笑的浪子了！這就是大名鼎鼎，令女士們又愛又恨的坎恩·蘭頓公爵。

今天他穿著一套銀灰色的絲質禮服，領口絲巾上的黑色瑪瑙更襯出他不凡的身價。

「坎恩，你好久都沒來看我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叫住他。黛娜·莫洛比子爵夫人用著大膽的方式注視著坎恩，還不時擺出各種姿勢，好讓她姣好玲瓏的曲線畢露無遺。

坎恩綻開一貫令人傾倒的笑容，不在乎地聳了聳肩，然後才慢條斯理地靠近黛娜·莫洛比的側邊說道：「親愛的，我想妳忘了我們已經分手了。」他忘了提醒她頸上那串紅寶石項鍊，就是紀念那次分手的代價。

「你不會是說真的吧？坎恩，你知道我是不能沒有你的；而且，你也不能沒有

我的。難道你忘了那些個熱情如火的夜晚？」她傾身向前，幾乎要貼上他的胸膛。

「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像我一樣，帶給你那麼大的滿足。」

黛娜的語氣充滿了自信，對於贏回眼前的男人她有著十足的把握。畢竟，在蘭頓公爵的輝煌紀錄中，她佔的時間最長；而且，由他目前仍不斷更換女伴的情況來看，她尚無強勁的對手。想到這裏，黛娜不禁鬆了口氣。

坎恩注視著黛娜誘人的姿態，在低胸剪裁的酒紅色禮服下，她尖挺的雙峯毫不保留地誘惑著他。黛娜是他上一任的情婦，也是他目前記憶裏最美豔、最熱情的一位；坎恩不能否認自己曾經為黛娜著迷過，但那只是肉體上的歡愉罷了。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坎恩見到了莫洛比子爵，一個畏縮懦弱的男人，他才稍微理解黛娜平日的行為；不過，從那一天起，坎恩也決定不要再和她有任何瓜葛。於是在那天的一夜歡愉之後，他把價值不菲的紅寶石項鍊套在黛娜的頸子上，然後說了聲再見，從此沒再找過她。

坎恩·蘭頓是全英國最迷人的男人，卻也是最狠心的男人，因他而心碎的女孩多得數不清。

「親愛的黛娜，我好像看見莫洛比子爵在找妳呢！」坎恩由侍者的托盤中取了一杯香檳，啜了一口，離開了氣急敗壞的子爵夫人。他既不顧別人的議論紛紛，也

不管有多少雙愛慕的眼睛正望向自己，逕自走向厚重錦簾幕外的陽台。如果他一向準確的直覺沒出錯的話，那麼他的摯友艾倫·洛桑提一定站在那裏沉思。



「我猜要擺脫那些如狼似虎般纏人的女士們，一定花了你不少時間吧?!」艾倫接過坎恩手裏的那杯酒，一飲而盡。

「如果我能像你一樣冷酷，就不會有這麼多麻煩了。」坎恩揮揮手，想把這些「麻煩」拋開。

「我看你心裏未必真把她們當成『麻煩』吧！」艾倫銳利地看著坎恩，兩人相視大笑。

坎恩和艾倫是兩個極端的人；坎恩身旁的女伴總是一個接一個地換，而艾倫身邊則是連個女伴都未曾有過。倒不是他不受歡迎，相反的，是艾倫拒絕了所有對他有興趣的女子。而他們兩人相同之處，在於所有未婚女子都把艾倫和坎恩視為頭號目標；但他們卻已打算讓女士們傷心，因為顯然沒有人能讓這兩位全國最有價值的單身漢真正動心。對於這一點，他們的意見始終一致，從未改變過。

艾倫倚在雕花欄杆上，眼光環顧全場，最後停在黛娜·莫洛比身上。「瞧瞧你

的性感尤物！她居然敢在你背後和別的男人打情罵俏！」

「就算她和別的男人跑了我也不會在乎！我和她已經分手了。倒是你，自從凱莉和——喔！我忘了她的名字是洛桑提公爵的禁忌。」坎恩咧嘴一笑。他和艾倫向來是以互相打趣為樂的。

聽到凱莉的名字，艾倫原本就沒有笑容的臉在一時間變得更陰沉了，他握緊拳頭，重重地在牆上捶了一下。

「我說艾倫，像凱莉那樣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為她如此犧牲。」

「坎恩，我警告你，」艾倫的聲音從牙縫中迸出來。「不要再提她的名字，不然，我會不顧你我之間多年的情誼把你打得鼻青臉腫。」艾倫握拳的手仍然保持著原來的姿勢。

坎恩沒有再說下去。倒不是他怕自己不是艾倫的對手。說到打架，他們可是勢均力敵，誰也沒有絕對的把握；一來是因為他們的體格都十分強壯，渾身上下無一處不是結實的肌肉；二來是因為他們之間很少認真較量過，除了少年時期的意氣用事，而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知道女王陛下召喚我們來這裏是為了什麼嗎？我們甚至沒有收到杜朵夫人的邀請函。」坎恩岔開話題說道。

「我看你不是那麼在乎有沒有邀請函吧？」艾倫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向來不是個記恨的人。「聽說女王陛下有任務要你我去完成，至於是什麼性質，我可就不清楚了。」

「你看會不會是女王陛下爲了保護全國淑女們的名譽而命令我們結婚呢？」坎恩誇張地說道。接著，陽台爆出一連串的大笑。



這時，杜朵夫人府邸外有一輛漆著皇室徽章的豪華馬車停了下來。車伕開門，走出一位裝扮華麗的貴族青年和他的女伴。

那位年輕的貴族公子先開了口。「葳妮，妳瞧瞧我這身打扮是不是帥極了？！」
「他」拉著她的手，興奮地問道。

她點點頭。「那是一定的，薇拉，我想不出有任何人會比『你』更俊美的。」

「那就好。只是妳忘了一件事，葳妮。」「他」拉拉領口，又把帽簷壓低。
「叫我托依絲男爵。」

「是的，我的爵爺。」她朝「他」甜甜一笑，然後挽住他的手，走向燈火輝煌的大廳。